



金 瑛 主编

楼存华 著

一个人的 岛屿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楼存华 著

一个人的 岛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岛屿 / 楼存华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10

(海山文丛 / 金璁主编. 文学)

ISBN 978-7-5500-2437-3

I. ①一… II. ①楼…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6274号

一个人的岛屿

楼存华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郝玮刚 陈少伟
装帧设计	书道闻香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66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437-3
定 价	76.00元(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7-3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选 择

(自 序)

人的一生有些东西是不可选择的。

比如出生地。有人生在繁华都市,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有人却生在穷乡僻壤,日出而劳,日入而息,苦苦守着一亩三分地。我就出生在一个悬水小岛上,远隔陆地。有一回,几个朋友一起聊天,其中一个感叹道,为啥不生在北京呀。另一个说没那命。

比如出生年代。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说起来有点无奈。刚出生时碰上困难时期,连饭都吃不饱,饿了随便搞点糊糊就应付过去。稍微长大一点,来了“文革”,没书读,搞运动,热火朝天,气吞山河。运动热情稍许降温,捧着个书本也是语录体。好不容易遇上“改革开放”,可以考大学了,没考上,只好去做一些底层的活儿,捕鱼的捕鱼,出去谋生的谋生。等生活有了一点起色,下岗潮来了,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没办法,就活在那个年代,没法选择。

又比如家庭。你不可选择父母的身份、地位、年龄,你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给予你的生命。小时候,小伙伴们时常在一起,谈论谁谁谁的父母多么有本事,谁谁谁的爹妈多么没出息。谁生在阶级敌人家里,冷不丁被谁的父母拎出去游街批斗,回来时搞得鼻青脸肿。在这个岛上,绝大多数都是渔户人家,我们的父母都是普通的渔家人。这也没法选择。

比如所受的教育。从小说的是本地方言,听的是渔俗歌谣,看的是青波白浪,吃的是鲜鱼活虾,没有见识过什么世面,遇上一个外地人就追着看。这种状况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模式。我小时候老是想,风吹草低见牛羊是一种怎样的景致,千里黄沙风漫漫又是一种怎样的画面,没别的玩的,就那么几样花色,没的选择。

再比如身体状况。有人长得高大威猛,一看就是正面形象,有人却贼眉鼠眼,谁都可以揣测是个坏家伙。有人貌美如花,有人奇丑无比,谁都无法自己选择。要是能选择,我绝然不会选择小时候去生一场病,把好端端的身体废了。这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

当然,还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选择的。

比如爱好。爱玩球的,爱画画的,爱读书的,爱吹牛的。比如有人走了,浪迹天涯;有人留着,苦守家园;有人捕鱼,与船相伴;有人经商,风云宕荡。总之,这个世界可以让人自由选择的也不少。我这人百无长处,选择的余地有限,用老话说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生。所谓书生也仅仅是喜欢读些闲书而已。读了,有了感触,就选择了写。读多了与想着写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小说。有的看着还顺眼,有的早扔废纸篓了,还有一些七弄八弄弄丢了。最

近,作协要出《海山文丛》了,重新去翻一翻那些老东西。实在也选择不了什么好的。为了不让更多的文稿丢失,就结个集留个纪念。

我挑了一些与我的出生地、出生年代、家庭背景、身体状况有关的文字,零零碎碎有十几万字。如此一想,那些不可选择的东西反而成了我写作的财富,成了我可以选择的材料。这也算人生的一点补偿吧。

当然,这些文字是我精心选择的,目的也是想给各位烹一桌好菜。可我也知道,每个人的品味不一样,喜欢不喜欢我的文字完全是各位的选择。无论喜欢与否,我自己的选择只能是继续写,写出更多的但无法保证更好的文字。

目 录

Contents

选择(自序)

一个人的岛屿·····	001
三生·····	027
大红花轿是条船·····	049
父亲的房子·····	081
买船找贷款·····	125
泥宝·····	143
追悼会·····	155
美女如云·····	177
亲亲我的宝贝·····	189
预备开炮·····	215
浮岛·····	237
祭品·····	271

一个人的岛屿

一个人的岛屿

哑子一声高一声低地喊富财老头。

富财老头就走出小楼屋来。这时节,太阳滑落的速度果真变得勤快了。刚才还在湾角山顶上,一眨眼工夫偷偷摸摸就滑溜下去了。残落的光线差一点把富财老头的眼睛刺痛。富财老头只好把眼皮耷拉下来。

哑子告诉富财老头来船了。

富财老头的耳朵有点背,有时候风送过来的声音也会听出偏差。不是把鸟的召唤听成树的呼叫,就是把风的怒吼听成浪的吵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年岁不饶人。想当初,唉,不提当初了。提起来也没意思。好在眼下有哑子。哑子的耳朵尖,隔老远就能分辨出细碎的声音。哑子说来船了,那就一定来船了。可这个时候谁能开着船来看他呢?除了这个龟儿子还有谁呢?自从跟儿子赌气后扳着指头数数,儿子已经有二十五天没来了。

儿子已经搬离了这个小岛，到县城里享福去了。儿子搬家的那天下着豆子一般的雨。雨粒打在脸上活活生疼。富财老头对于这两天很恼火，对儿子非得要在这两天搬离很恼火。干啥呢？去赶着捡金子啊？难道县城里的大街小巷铺满了金银财宝？猴急急，猴急急，一刻也耽误不得。也不会挑个好天。太阳暖烘烘的，临行前去拜一拜老庙里的菩萨，拜一拜落在海里的娘亲的魂，在娘亲的墓前点支香，念叨几句，也跟这岛上一草一木道个别，说个谢，多好。富财老头恼火的表情写在脸上，一张脸阴阴的，眼睛里蒸腾着热气。儿子说，都挑了这个黄道吉日了，下雨就下雨吧，我这个摆渡的就认个好彩头。富财老头一声不语地走开了。富财老头走到半张竹子劈成的流水道，看着洁白的雨水顺着竹片流进水缸。雨水也恼火地说，着啥急呢，着啥急呢。富财老头就笑了。弯下腰张开嘴对着竹片的豁口猛猛地喝了一口。偷生养的，这天水鲜足了。富财老头喝着老天给的水，远远地偷看儿子忙碌的身影。

富财老头和老太婆一共生了六个小孩，生了一个死了一个，生了一个又死了一个。有人给他出主意，用祖坟旁边的土碾碎了跟糖水一起泡着喝。富财老头应了。老太婆喝了五大碗，生了第六个孩子，竟然是站着撒尿的，高兴得富财老头好几个晚上没有合眼。奇怪的是，生了第六个儿子后老太婆再也怀不上了，任凭富财老头使尽十八般武艺也无济于事。富财老头相信儿子是老天赐予的唯一礼物。他倍加珍惜。他要用一生呵护儿子。可儿子不愿意和他住在一起，带着老婆和女儿坚决地离开了他。富财老头猜想这一定是儿媳的主意。儿子大了，翅膀硬了，要飞就飞吧。好在儿子会不定期地过来看望他，给他带些吃的用的。儿子来了，富财老头尽管没有多少话，但坐

在一起喝杯酒，吃着坛里贮藏的鱼虾，脸上还是洋溢着喜色的。他总能幻化出儿子蹒跚学步的样子。儿子离开的时候，整个身体突然有被掏空的感觉，每个骨节莫名其妙地酸痛起来。

哑子已经熟悉了儿子的气味，就像熟悉风吹过来后那一阵腥味究竟是虎头鱼还是黄姑鱼。每次儿子的到来哑子都会兴奋，甩着粗大的尾巴舞蹈。哑子在这个家已经有十几年了，差不多跟小孙女同时出现在富财老头的眼前。哑子对龟儿子也有感情。所以，儿子搬家那天，哑子顶着倾倒下来的雨，一路咬着儿子的裤脚管。哑子舍不得儿子走。儿子带着一家人的行囊在小船的摇晃中渐渐离去。小船的屁股冒着焦黑色的烟雾。这烟雾弥漫在空中，把岸埠上伤心的哑子勾引得五脏翻腾，一双淡蓝色的忧郁的眼睛迷离得空茫。哑子抖一抖浸润在皮毛里的水珠，水珠四下飞溅，有几点被甩向了海面。直到没有了小船的影子哑子才一路小跑，准确地找到还在喝着清冽天水的富财老头，呜咽了又呜咽。富财老头说，是哩，是哩，龙角湾里你只能靠着我了。

儿子的离去对富财老头打击很沉重。本来饱满的胸肌渐渐就凹陷了下去。摸摸自己凹陷下去的地方，硬邦邦的肋条骨像猪排骨一般坚硬。他是真舍不得儿子走。这幢建在海滩边的小楼屋是他花了全部心血辛辛苦苦搞起来的。每一块砖，每一锹沙，都是他和老太婆肩挑手提聚集拢的，像一只勤劳的蚂蚁日夜不停地往窝里贮藏过冬的粮食。甚至他能摸出砖头上依旧还残留的老太婆的体温。这幢小楼屋原本是留给儿子的。儿子一走，小楼屋丧失了生存下去的勇气。门窗渐渐地耷拉下脑袋，任凭富财老头如何发力也纠正不了。冬天的时候，富财老头只好拿一根绳索把它绑死，以此来抵御海风的撕咬。到了夏天干脆把门窗敞开着，任蚊蝇自由地出入。墙壁也出现

了裂纹,这些裂纹颇有抽象派画风的韵味,或者像一张富财老头未曾看过的景区地图。这偷生养的,那次老太婆来了,他就诉苦,这楼屋终有一天会脱光了皮,抽光了筋。老太婆呜呜咽咽地回应了他。这偷生养的,该修一修了。儿子来的时候连看也不看一眼,修啥,废了就废了吧,你就搬过去跟我们一起住。儿子的话把富财老头吓了一跳。富财老头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肥阔身材的儿媳住在县城的同一个屋檐下。可那年快过年的时候,儿子来真的了。硬是把富财老头几件换洗衣物塞进蛇皮袋子里,牵着哑子走了。儿子说,你先住住看,住不惯再回来。富财老头就糊里糊涂地跟着儿子走了。

这是一个让富财老头不得不恼火的环境。从进门开始,富财老头就窝着火。脱鞋,脱你个偷生养的。富财老头把一双沾着一泡狗屎的鞋子毫无吝啬地印在水曲柳地板上,为光洁的地板点缀了不少艳丽的色彩。尽管哑子被儿子强行关在贮藏室里,但习惯了龙角湾的野性,从不顾忌儿子的叮咛,该拉的拉,该吃的吃,该叫的叫。这还客气啥,自己家里人嘛。儿子对哑子不好说什么,只是整天皱着眉头,关上门跟胖老婆高高低低地练习发声。每次练习完毕,儿子总要夹着一床被子挤在富财老头的身边。富财老头站起来,你要真是孝敬我,给我找一个拉屎的地方,我不蹲那个东西。儿子苦笑,这里哪有宽敞的地方随你敞开了拉。富财老头叹了口气,这哪里是享福之地,要在龙角湾,屁股底下就是哗哗的海水,扯一块长在石缝里的草叶就解决了问题。

家里不行,就上外边找去。可出门便被人拦了。一个瘦猴一样的人戴着一顶白帽子上前就拉住了他。不要命了,这是红灯。红灯?红灯咋了?红灯黑灯,这路不就是给人走的嘛。他

本想吼几声,可一团火辣辣的气流慢慢涌上来堵住了发声的口子,堵得异常难受。张开,使劲,再张开,再使劲,气门真的被堵了。这偷生养的,咋就说不说话了?瘦猴不耐烦地把富财老头拉在一旁,谁家的残疾老人,这是谁家的残疾老人,多危险啊。富财老头在喉底下恶狠狠骂。可这骂声只有自己才能听到。咋就不能说了呢?真是奇了怪了。儿子把他送进医院,拨拉来拨拉去,也没查出子丑寅卯来。富财老头把两瓶黄药丸扔进了垃圾桶里,带上哑子,回了龙角湾。

一阵熟悉了几十年的风吹过来,哑子高兴地甩起了尾巴。富财老头张开嘴,大吼了一声,好风。这一声喊声若洪钟,停栖在崖畔的两只麻雀一路兴奋地冲过来,高叫。富财老头在一汪水泉里认真照了照自己的嘴,没啥不对的地方啊。这偷生养的,县城就是欺侮人的地方。说完褪下裤子,把郁积了多日的秽物翻江倒海喷涌而出。痛快啊,痛快。

儿子又来求他去县城小住。富财老头脖子一梗,你这偷生养的来八人大轿也不去了,你就断了这份心吧。可儿子还是不死心,你总不能一个人在这荒礁野岛里过终生吧,要啥没啥,这哪像是人住的地方。富财老头就生气,你这偷生养的喝了几天城里的自来水就说龙角湾是荒礁野岛,你从哪里蹦出来的,石眼里爬出来的?你阿爹就在这个荒礁野岛里和你阿妈搞得骨头都散开了,你阿妈说要死了要死了,你阿爹背上的汗珠流得像蚂蚁抢食一样密才把你偷生养的搞出来的。你这个良心长在胳肢窝的畜生,居然说龙角湾不是人住的地方,呸。

儿子见劝不动这个古怪的老头突然沉下脸来,我再也不管你了,你生老病死自己料理吧。丢下一纸箱吃的用的,扭头就走。富财老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滚得远远的,省得看见你烦

心。儿子径直跳上小船。小船的屁股忍不住冒了一股黑烟，跑了。富财老头始终没有发现这个畜生回过一次头。也是一个犟种。

哑子又使劲地叫唤富财老头的名字。富财老头说，别叫了，叫断命鬼啊，准是畜生又来了。二十五天了，饿死算了。哑子又叫唤。富财老头恼了，有啥好叫的，来了就来了嘛。一阵风把富财老头刚戴上的帽子掀到了一边，等他弯腰拣起重新戴正，儿子的身影便出现了。同时出现的还有儿子身后五个胖瘦各异的陌生人。这五个人面色峻黑，每个人戴着鸭舌帽，斜挎着黑色的包，手里还拎着长短不一的家伙，其中有两个人还多出背上的一个大包，鼓鼓囊囊的，比他看见过的驼背阿三的背还高。

儿子这次没有向他劝说离开的理由，只是浮着一脸笑，说，阿爹，这都是我的客人，好好招待。

二

相遇也是一种缘分，是五百年修来的缘分。可哑子不这样想，它竖着脖颈的毛企图要对这些不速之客来个下马威。富财老头看出了这一苗头，赶紧制止了它。

富财老头摸着哑子蜡黄的皮毛，偷生养的，你发啥威，要发威也轮不上你。以后别这样，再怎么丧良心的人到了龙角湾也是客人。

外乡人明显感到富财老头的冷落。胖子嘟囔了一句什么立即被瘦子止住了。

瘦子趋前一步，大伯，我们是来钓鱼的，那个船老大说这里的鱼又肥又多。

富财老头专心致志地抚弄着哑子的皮毛，只抬眼看了一眼瘦子的大嘴巴。那嘴巴像极了半死不活的米鱼晒在沙滩上一张一开的模样。

胖子赶紧说，真是钓鱼的，钓鱼的。说完便从包里掏出一根精致的钓鱼竿，魔术一般从短变到长，又从长变到短，还熟练地摇动手柄。

富财老头冷冷地看了胖子一眼。

瘦子的苦笑迫不及待地跑到脸上来，把皱纹挤得很深。大伯，你怎么就不信我们呢。

富财老头的眼皮总算上下扯动了一下，放开哑子，站了起来，说，带炸药了吗？

炸药？瘦子一脸惊愕。我们怎么会有炸药呢？

有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没有。

胖子还俏皮地做了个鬼脸，我们是文明人，不是恐怖分子。

可富财老头并不理会胖子的话，带电网了吗？

五个人面面相觑。

带绝命网了吗？

瘦子总算从富财老头不友好的脸上读懂了些什么。我们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些吃的。

胖子好奇了，问，什么是绝命网啊？

这个龟儿子，抛下这帮人就滚了，也不说说清楚，猴急急，猴急急的，去拣金子啊，不就是搭坐一两个人嘛。富财老头的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他对钓鱼的外乡人没有好感。这种感觉在这几年里像地里的葫芦藤越扯越长。他骨子里原本是一个豪爽热情的渔家男人。曾经在大冬天里为搭救一个落在海里的外乡人冒着大浪跳进海水里浸泡了半个钟头，活生生把喝

了一肚皮海水的他捞了上来，还拉着他到自己家里又吃又喝，把准备过年的三斤猪肉吃得净光，临走还送了一斤全国粮票。可这几年一帮外乡人的到来让他的人生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帮外乡人以钓鱼为名带着一小块一小块的炸药把月亮滩炸得七零八落，月亮滩里的鱼遭到了灭顶之灾。他心如刀绞，和岛上的几个老兄弟密谋，把剩下的几包炸药偷出来扔进了海水里。可那帮外乡人还不甘心，又把一顶密如蛛丝的网撒在黄皮礁里，浮游在那里的大小鱼虾一头撞进去，无处可逃。一年过去了。第二年那帮外乡人又兴冲冲地来了，直奔黄皮礁，富财老头实在忍受不了了。他晓得，再这样任其下去，龙角湾最能养海货的地方再也捞不到鱼虾了。他约了几个老兄弟，不说二话，把那帮外乡人连同绝命网赶出了龙角湾。

看到富财老头无限的敌意，胖子从大背包里立马掏出花花绿绿的东西摊放在地上。你看，我们只有酒，有肉，有……

胖子掏出来的酒瓶深深吸引了富财老头。一股从脑子里走出来的酒香几乎击昏了他。富财老头爱酒，龙角湾里无人不知。只要有酒，潜伏在骨头缝里的虫子就会突然蜂拥而出，他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整个身体就不是自己的了。他使劲地倒吸了几下鼻翼，仿佛一定要把幻觉中的酒香牢牢地守住，不让它轻易跑去。这时候，富财老头的脸色明显地和悦起来。

瘦子说，大伯，你看，我们在哪里过夜合适？

那些包装精致的酒瓶仿佛溶进了一块磁铁把富财老头的目光牢牢吸住。他咂吧了一下嘴，说，按说这十几幢房子都搬空了，想在哪里过夜都行。只是你们是我儿子的客人，说啥也要住我家里。

五个陌生的外地人就决定和富财老头住在一起。